

弑魔

SHI
YAN

在追逐欲望的道路上
每个人都是猎人
也都是猎物

李朝华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弑魔

李朝华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弑魔 / 李朝华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
2016

ISBN 978-7-5399-5595-7

I. ①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8781 号

书 名	弑 魔
作 者	李朝华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周亚林
选题 策 划	张 一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9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248千字
印 张	18.25
版 次	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595-7
定 价	36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奇怪的五种死法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奇怪的五种死法 / 001 | 第十一章 嫌疑目标 / 067 |
| 第二章 骑赛车的男孩 / 010 | 第十二章 洞穴里的一面墙 / 076 |
| 第三章 送来一块墓地 / 015 | 第十三章 我来了 / 091 |
| 第四章 记不起的以前还在吗? / 019 | 第十四章 该疯的都疯了, 你满意吗? / 095 |
| 第五章 要等的人来了 / 027 | 第十五章 变脸 / 102 |
| 第六章 女王也会上厕所 / 030 | 第十六章 TREK赛车 / 104 |
| 第七章 噩梦求生 / 035 | 第十七章 那扇门一直开着 / 113 |
| 第八章 夜……! / 049 | 第十八章 三个女人 / 118 |
| 第九章 城市的背面 / 054 | 第十九章 卑劣的心里话 / 126 |
| 第十章 那个男人是谁? / 060 | 第二十章 开始结束了 / 130 |

第二十一章 诡异的短信 / 133	第三十一章 死于临界 / 208
第二十二章 空白的监视记录 / 145	第三十二章 催眠术能不能害人? / 214
第二十三章 人老无所悲 / 159	第三十三章 既然求救,为何自杀? / 222
第二十四章 突现黄雀 / 167	第三十四章 愚蠢的女人 / 229
第二十五章 证据不会交给你 / 169	第三十五章 老贼 / 236
第二十六章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/ 174	第三十六章 谁的老年不流氓 / 247
第二十七章 知情的精神病人 / 181	第三十七章 疑似前因 / 255
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自杀 / 186	第三十八章 成功的第四次自杀 / 262
第二十九章 讨债 / 192	第三十九章 真正的凶手 / 269
第三十章 拒不配合 / 199	第四十章 尾声 / 282

第一章

奇怪的五种死法



燕翎把五个文件袋仔细地码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，一字横列，等距平直，最后一个文件袋的位置不够完美，他的尾指挑了一下，局长的烟灰缸差点掉到地上。

梅林市公安局局长郭强林的脸又黑了一分。

燕翎满意地扬起了年轻清秀的脸，说：“局长，有五个人死了。”

局长哼了一声，仿佛忍了又忍，才说：“简短点，十分钟。”

燕翎笑了，麻利地打开一个文件袋，倒出一叠照片：“局长，截止到今天，是十三天了，死了五个人，都是我市在读的大学生，其中一个是本地的。没有一个死在了我们市里，都是男孩儿。”

很简短，可是内容很操蛋。

郭局长点燃了一支烟，眼睛在烟雾里眯了起来，等了三秒钟，燕翎还没往下说，局座就发飙了：“像话吗？！拿这些来给我看？”他重重地敲着桌子，“十三天，五个大学生，死在外地，你跟我汇报？那是我们辖区内的责任吗？”

案发地受理，这是通例。

燕翎笑了，腰挺得很直：“局长，我腰疼，快断了。”

局座气势回落，忍不住抚住额头。燕翎的腰上真的有伤，为了不久前省厅点名的一个重案，间接地也算是挽救了他的仕途，想到这儿郭局喘了口粗气：

“好，你继续说。”

燕翎不以为甚，笑咪咪地拿起照片，一个个展示：“一个在黄山的峡谷里攀岩，绳子没断，但他掉下去，摔死了。他选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峰，顺绳子往下溜，说是想看看黄山下面不为人知的一面。结果下去了好多人才把他的尸首捞上来。”

郭局看了看照片，的确是黄山的地貌，难得的正是雾天，据说一年中只有几十天有雾，运气不错嘛。“绳子、索扣都正常吗？”局座问。

“正常，”燕翎随即就拿出了失事者全身各处的局部特写，包括攀岩装备的式样和状态：“经当地警方找专业人士确认，这孩子身上的装备都是世界级的，别说他，就是吊一头猪下去，都不会出事。他们找不出原因，说除非是他自己故意的。”

“故意的？”郭局皱眉。

“只是形容。”燕翎开始打开第二个文件袋：“这个更高端，玩滑翔伞，在陕西西安郊外山区升空，在黄河里降落。”

照片中是朝阳初升时的群山沟壑、黄河崖壁，它们是暗赭色的，厚重叠嶂，雄浑如铁，在它们的上空飘着一抹白色的弦月，要仔细看才能看到弦月的下面有一个比例很小的坐鞍，那里想必有一个人。

“滑翔伞呢，你肯定没玩过，这东西很贵，值一辆国产入门级轿车。这东西分层，迎着风起时伞衣内层的气囊里会充满了空气，伞的前缘就会显出轮廓，把相对的气流上下分开，人就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

“呃，那天在黄河上，有很多条船都看到这个滑翔伞从高空飘了下来，向黄河里降落，快落到河面上了，才看清楚上面有人。那人大喊大叫在河面上不断地升起再降落，一连至少七八次。他们听不出那人是玩嗨了乱叫还是在喊救命，也看不出那人是玩嗨了还是操纵失灵，最后他真摔进河里了。很好找，

找着伞就找着他了。”

“搞什么鬼……”郭局忍不住嘟囔道。

“目前还不知道，”燕翎回答，他拿起第三个袋子，打开：“局长，你知道318国道吗？”燕翎突然转移了话题。

郭局长一愣，摇头。318，这个数字让他直觉地想起318大案，如果有的话。

“318国道是我们国家最特别的一条国道，”燕翎像是突然来了某种兴致，变得侃侃而谈。“这条国道有5000多公里长，从上海起，到西藏的樟木，再往前走就是国境线。这条国道在全世界都无与伦比，它的两旁和周边几乎集中了我们国家最好的风景区。我给你数一数，”燕翎曲起手指，一一细数。“东部的名山名湖有黄山、庐山、西湖、太湖、洞庭湖、鄱阳湖，还有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来；往西，进入青藏，有贡嘎山、南迦巴瓦山、珠穆朗玛峰、希夏邦马峰、羊卓雍措、纳木措等等等等。这些地方，还有很多，局长你说怎么样？”

郭局面色不善，在和平年代里还要每天摸枪把子讨生活的人，想这些美事有意思吗？

“第三个就死在这条国道上，”燕翎迅速言归正传。“他开着辆紫金色的最新型凯佰赫战盾，一路上出尽了风头，在进藏的路段翻了车。”

“等等，凯佰赫战盾？”郭局又皱眉。

“KOMBAT，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奢华、最昂贵的全地形豪华装甲非改装的防弹SUV，每一台都经过28位资深技师经过1500小时纯手工打造，产量极低，防弹等级达到B7，整车钢板6.5MM+6.5MM，玻璃78MM，可防狙击枪、AK-47以及自动步枪，最高上限是V94反器材狙击枪。跟它比，奔驰G级简直弱爆了。”燕翎眉飞色舞。

郭局狠狠地瞪着他，心说老子跟你比也是弱爆了！

仿佛听到了局长的心声，燕翎恢复正常：“翻车点是一处垭口，那地方别说是凯佰赫战盾，就是装甲车M1主战坦克掉下去也得摔成饼。”他最后总结了

一下：“那小子零碎了。”

干脆利落地翻开第四个袋子：“这个是最让人无法置信的，他死讯传来得最晚，可按照日期是最先死的。他死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冰海里。”

“很远哪。”郭局哼了一声，心说居然死在了国外，跟梅林更没有半点关系了。

“对，”燕翎点头，“这个青年叫陈扬，他连尸体都没找到。据目击的水手说，他一下子就沉了下去，好像没有挣扎，我是说连落水时人体的本能挣扎都没有，根本来不及抢救。而且那时是在深夜。”

“陈扬……”郭局长像是无意识地念着这个已经代表一个死人的名字，“他到阿拉斯加去干什么？”

“去玩。说来也许没人相信，他是陪女朋友去的。据船上的水手说，他对女朋友百依百顺，任何要求都无条件办到。就连这次冰海的旅行本身，也是他女朋友要求的。”燕翎脸上浮上了一种非常尖锐的表情，像是痛恨，又好像惋惜。

“他女朋友是个无可救药的影迷，被《泰坦尼克号》迷得忘乎所以。就想着要像那个露丝一样坐着大游轮，穿越冰海，遇上她的杰克……结果她的杰克也真的死了，也死在冰海之底，尸首都捞不上来。你说好玩吗？”最后他问局长。

郭局没理会，在看照片。照片上一叶轻舟飘入深海，一个女孩儿紧紧抓住船舷靠在一个男孩儿的怀里。小船有一些动态，像在起伏，郭局仔细地看，能感觉到深沉的力量在摇撼着小船，像一头巨大无比的怪鱼就潜伏在船底，正是它在缓缓地游动，才带起了这样的波涛。深不见底的波涛上闪烁着碎裂的光斑，那是不远处一艘灯火通明的摩天大厦似的巨大轮船。

“哼，泰坦尼克号，还有人能迷到这样。”郭局冷笑，接着就扔下了照片：“还有一个呢？”

燕翎收拾起情绪，冷静地打开了最后一个文件袋：“只有这个孩子死得让人难受，他死在家乡重庆，也只有他在这个暑假里回了家。”

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，不算英俊，但干净利落，脸上的笑容很阳光。

郭局长认真地看着，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这孩子的爸爸被车撞了，”燕翎说，“身上没什么大伤，可是昏迷不醒，医院快要定性成植物人了，他赶回家去和他妈妈到医院陪护。这件事很离奇，他妈妈说那天他出去了很久，再回来时对她讲，他爸爸马上就会醒了，让她去找医生来。她就去了，回来时发现她丈夫真的已经开始苏醒。她很高兴，可没有想到，就在她丈夫醒的时候，她的儿子已经死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！”郭局长叫了起来。一个活生生的成了年的男孩子就这样死了？还有那个男孩儿的爸爸，就在他儿子死的时候苏醒了？这可能吗？！

“这是事实，”燕翎冷静地回答。“谁都会认为这不可能，可这偏偏就发生了。你不信，我也不信，那家医院也不信。最不愿相信的是这个孩子的父母，他们都快疯了……”

郭局长迅速回复了平静，他望着眼前这个消瘦文静的部下，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“这五个人之间，有什么联系？”

这非常关键，这五个人，似乎除了都已经死亡之外，一点相关联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么燕翎为什么要把他们归纳到一起？

燕翎合上了资料，再一次平复了情绪。“这五个人，看起来一点联系都没有。他们出生在五个不同的城市里，也各自死亡在不同的地方，连死法都不一样。但是，他们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点的。比如说，他们都在梅林上学，都住校，而且他们都是男孩儿……”他看了一眼局长，还好，局长没发火。

“还有就是他们的死法，他们死得天南地北，陆地海洋，上到高山下到峡谷，不带重样的……但这也是一种共同点，他们的死法都不平凡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去阿拉斯加附近的冰海，还是黄山的峡谷，还有318国道，甚至是那个死在病房里的孩子，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潜在的，可是绝对无法否认的共同点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郭局长不由得问，他的兴趣被勾了起来。

“愿望。”燕翎轻轻地吐出这两个字。

“愿望？”郭局长茫然地重复着，皱起了眉头，他不理解。

“对，愿望。”燕翎肯定地点头：“我觉得，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死在各自最想去的地方，都死在最想做的事情上，所以可以总结为，死于愿望。”

郭局长紧紧地盯着他，看樣子在努力地理解着，但效果不好。

“想想看，”燕翎进一步解释，“黄山上面的风光，人们都看到了，可是黄山的峡谷里是什么样？云海下面都有些什么？所以那个男孩儿的愿望是顺着绳索到谷底去看个究竟，看看前人所未见的世界；318国道和滑翔伞和他类似；剩下的两个无论是陪女朋友去冰海，还是在医院里出的那件怪事，也都是他们各自的愿望——一个是想让女朋友开心，一个是想让父亲醒过来。看着好像风马牛不相及，但我看本质上都一样。你说呢？”

郭局长说不出话来，燕翎的思维又一次让他吃惊，这样的推论他可绝对想不出来，更别说判定其间的对与错了。不，他紧跟着就否认了，他不相信自己做不到，只是至少在突然之间，没法判定。

等他的惊讶稍告一段落后，燕翎吁出了口气，又继续说：“这些死亡里还有一个更加显著的共同点，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？”

“还有？”郭局长皱紧了眉头，还会再有什么？

“你有没有想到，这五个孩子，虽然他们都不小了，可按社会年龄看，他们还都是孩子。而他们的死法，都超出了他们的实际能力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郭局长的眼前一亮。

“对，”燕翎点头，“就是这样，无论是去黄山攀岩，还是开着悍马走国道进西藏，或者是玩滑翔伞，甚至乘巨轮去阿拉斯加，再加上像是以死替生，这几件事哪一个也不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所能做到的，甚至可以说，这些死法他们不配。但他们就是这么死的，你说这是不是也可以归纳为一个共同点呢？”

郭局长不由自主地点头。

“有了这些，我认为应该立案调查。”燕翎及时地总结，提出了建议。

郭局长瞥了他一眼，神情有些古怪，但没说什么。办公室里重新回复了安静，好一会儿局长和燕翎都没再说话。燕翎一直坐着，一动不动。

“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没奈何，局长终于开了口。

“这些天，我没法出勤，就做了些资料统计的工作。”燕翎坦然回答。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是。”

办公室里再次长时间地安静，那支烟在自己燃烧，终于完全变成了灰烬。郭局长仿佛筋疲力尽，他向燕翎挥了挥手，示意燕翎可以出去了，接着又抚弄起自己长年疼痛的脑袋。

燕翎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他腰部的伤口又在隐隐作痛。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不伤害肌肉，可是他心里的怒火却无法随心所欲地随时排空。是啊，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？

他完全理解自己的局长为什么一言不发，什么态都不表就把他打发走。那并不神秘，几乎所有的警察都会心照不宣。试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案件在发生，在等着他们去绞尽脑汁，而人手和精力还有经费却都有限，怎么还可能去自找麻烦，再去思考这些原因不明，无人报案的离奇死亡？

所谓民不举官不究，事实上在中国，哪一个公安局的破案率能达到100%？就算他燕翎成了局长，脑子里装的，也只能是下面有民愤，上面有命令的重点案件。局长能让他把话都说完，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而他却不识抬举，非得让局长赶他出来。

他知道，局长也明白，莎士比亚说，天上没有哪只小鸟是无缘无故地掉下来的。他这么做，有他的私心。

局长没有当面点出来，真是非常地给他面子了，很可能是看在他仍然作痛

的伤口的份上。

但是事实上，他真的觉得这里面有古怪，就像他分析的那样，应该追查下去！虽然他的出发点有些私心，但是不妨碍这件事本身可能隐藏着的罪恶！

他没有办法了，陈扬……他默默地念着这个已经是个死者的名字，仿佛再次看见了这个人生前的样子。他很难受，但是无可奈何。他长吁了口气，把那些资料收到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把它们关在了里面。

这时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

夜幕下的梅林市，和白天完全不同了。就像一个人的青年和他的老年，很熟悉的地方，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某一处不知是哪里的房间，色调比外面的夜色还要阴暗。有一个老人，在含糊地不断地低语，或许这只是个既寂寞孤独，又无可奈何的老人在和自己聊天吧！

世界上每时每刻，在任何地点，这样的“聊天”不都是很正常的吗？不都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吗？只听他模糊不清的呓语断断续续：“……真的有过那样的事吗？我真的做过吗？鸭子……我爱吃鸭子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哪年？是……是什么口味的？我真的吃过吗……证明，我拿什么证明在那年那个时候，我吃过那种鸭子？不……我记不清了，只是有些感觉……人到老了，只会留下些感觉，连记忆都做不了准了……谁说人活一辈子只能留下记忆……嗬嗬嗬，”房间里突然回荡起古怪的声音，像是种不知名的野鸟的鸣叫。事实上，却是这个老人在笑，他仿佛觉得很滑稽——活着、生命，原来是很滑稽的？

“……不，不对，没有记忆。它靠不住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，原来能留下一点的，只不过是些感觉……但是，”他的声音里再也隐藏不住悲哀和恐惧，像是发现了某种让人绝望的真相。他说，“但是感觉就一定准吗？它就不会错乱吗？！我……我到底是怎么活过的……我，我只能这样吗？！”突然间房间里充斥了他大声的喊叫，就像是一只过度年老，只是因为年老而让世人恐惧的

怪兽，在用一种无法想象的声音，透露出无可捉摸的力量和热情在嚎叫。他喊着，撕心裂肺，用尽所有残存的精力喊着：“我一决—不—要—这—样—！”

这样的声音，不知道在此时的梅林市里有没有人能听到，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哪些身在哪里的人们，因为这样的欲望，这样的不甘，而受到影响，被迫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

……

……

第二章

骑赛车的男孩



江玉在凌晨五点钟准时醒来，她第一时间把手伸进枕头下面，把还在震动，不依不饶的手机给掐死。然后她想坐起来，可是用尽了力气，还是只能在床上躺着，又耽误了十多分钟。她脑子盘旋着八个字，人若改常，不病即亡，这就像是对她的死亡警告。

窗帘都亮了，外面肯定是晨光明媚，她都听见小鸟儿们在窗外叽叽喳喳的叫了，她问自己到底去还是不去，赶快拿主意。其实现在她最应该做的，是起来先洗个热水澡，给自己冲杯咖啡，然后披着她那件又厚又软的宽大晨褛，站到朝南的大阳台上去。迎着太阳，喝着热咖啡，看看绿树草地，听那些小鸟的啾啁歌唱。那才是她的生活。

可她一翻身爬了起来，把自己套进了一身崭新的运动服里。绝对崭新，才买来不到一星期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，连袜子都没经过水。她要开着车，到她所在城市的另一个区去“运动”。

美丽的朝阳跳跃闪动在她的车头上，她的心情也变得清新，自然而然地活跃了起来。一切正常，在那个特定的街口，她准时看到了那辆车。

她保持着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缓慢车速，看着这辆车从她车窗边慢慢地超前越过，那辆车不断地提速，而她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。有时她会不经意似的再超过去，然后再放慢些车速，等着他又一次从她身边掠过。

像一只纤细但坚韧的飞得很低的鸟，紧贴着地面，疾速前行。那是辆纤细坚韧，连车带都不足一根大拇指粗的自行车，车上是一个同样高挑修长的男孩儿。他低低地伏着身子，上身几乎和地面平行，心无旁骛地专心骑行。江玉曾经想过，把这样的早晨拍下来，把这辆车这时的情景都定格下来，以便能够永久保存。但她始终没那么做，她觉得，那样就会损坏了此时此刻，就像被制成了标本的蝴蝶，还是它，但也再不是它。

她始终都记得一个星期以前，她第一次看到这个男孩儿和他的车时的情景。那时，她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了塞车，烦得要命，窝在车里和所有人一样无可奈何。就在这时，她看到了他。那时他是静止的，在快车道上，几辆首尾相连的汽车之间，就像悬浮在满大街的车流人海，滚滚洪流里。他的双脚一直留在踏板上，悬停在那儿，就像在巨大的漩涡里飘浮着的一片小叶子，在等一辆巨大的公交车从他身边开过去，在等前进的空隙。

只是在一瞥之间，她的视线就被其他的车挡住了，她自己的车也在缓慢地不停地前进，把她带远。但那个形象已经印在她的脑海里。当时她没有理由地在心里默默地计算，那辆公交车开过去的时间，那个男孩儿应该开始启动，应该就在她的后面，正在快速地骑过来……一切几乎和她脑海生成的图像同步进行。她真的再次看到了那个男孩儿和那辆车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，不由自主地在后面尾随。一直看着他无视交通法规，在快车道里和汽车并行，直到他骑进了一所大学校园。

那一天，她迟到了。

现在的路况好极了，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了城市的另一边，一条高速桥下。现在中国的各地城市里，都因地制宜地建造了各种民众活动场所。高速桥下的巨大空间是绝对不会浪费的。江玉停好了车，走了过去。她开始随意地轻微活动，就是拉拉腿，扭扭腰什么的。在她的周围，男女老少不少人都在各种

娱乐性的健身器械上活动着。那个男孩儿，已经混在一群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儿堆里，在一块篮球场上开始了比赛。

差不多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篮球赛上，看得出这群小伙子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篮球技巧，都相当了得。他们跑跳自如，投篮准确，乐于玩出各种花活儿，不管成不成功，都让人们眼前一亮。玩的人高兴，看的人惊喜。

江玉的目光始终都在赛车男孩儿的身上，这个男孩儿在人群里并不如何突出。他不太高，据江玉目测，也就一米八才出头，而其他的男孩儿都在一米九左右。还有他瘦，明显地比其他孩子瘦好多。他不像他们那样不时地喊叫，不论是大声地叫好，还是互相招呼配合，他都不。他默默地在人堆里快速穿插，身体和篮球像是有些磁性，非常柔和地结合在一起。她觉得他有些飘忽，修长的四肢，挺直的鼻子，有些长但没有过分的头发，都让他有些离地而起，不太真实的感觉。

她听见他那伙人不时叫他“小猫儿”，真的，他是有些猫儿一样的特性。看着看着，江玉笑了，猫儿防守一个持球的手，明明没有太贴身，明明对手很高大，他却突然起跳，截住了对手从他头顶传出去的球。他的嘴角向上弯，是笑了吗？真的有些小猫儿得逞后又轻巧又狡猾的样子。

突然间球场上一片笑声，为了一个球，好几个男孩儿滚到了一起。“小猫儿”会取巧，这时候人堆是看不到他的，他追着球，和球一起踉踉跄跄地出了界。在球出界前的一刹那他还收回了手，保持了己方的球权。球，落地后弹了几下，正好落到了场边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手里。

人们的视线随着球落在这个老人的身上，却迟迟不见老人把球放下，或者扔回场里。“小猫儿”折了回来，到了老人的轮椅前，迟疑着像是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个非常瘦的老头儿，感觉很高，坐在轮椅里都有平常男人肩膀的高度。天气并不冷，他却裹在一条宽大的细绒毛毯里，从肩头到膝盖，严严实实地盖